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幾乎沒有不以現實為基礎的想象，那是創作的基本和出發點。創作當然可以背離現實，但離地之

前，那股噴射性的能量，還是來自跟地面抗衡的張力；一切

「寡頭」主義都是靠不住的。

## 夫復何求

漫步於加拿大卑斯省維多利亞市。這城市變化緩慢，但也就是她的魅力所在。美洲西北部的原始圖騰木雕，在這城市的皇家卑斯省博物館裡保存得最多也最完整。圖騰的宏偉壯嚴儀式的召喚，曾團結了在卑斯省土壤生育和持守的原住民。每逢看見樹幹的形態，便會想起長年累月跟它們廝守的土著們，泥土曾是他們的皮膚，樹木是他們的骨骼。

走過卑架山公園（Beacon Hill Park）附近的街道，赫見卑斯省著名畫家艾美莉卡（Emily Carr）出生的房子。她在那兒成長，並因應卑架山公園裡的樹木和風景所曾帶給她的美感經驗，孤獨且專注地繪畫了別具一格的樹描圖。艾美莉卡塗用的深褐色與深綠，難以在其他畫家的作品裡看到：筆觸的粗括像雕塑的輪廓，勾畫出樹幹的挺立體厚，溫柔而且深刻。問題是您不會說艾美莉卡是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她實情是寫實表現主義者，表達離不開每天耳濡目染的婆娑樹影；西北岸的杉木參天，也是她的終身伴侶。

一個城市如果變化緩慢，可以有相當正面的理由：這個地方的人群十分滿足，它知道它所擁有的是世上最好最純淨的天然資源。卑架山公園一面迎向太平洋，一面臨尼西雅圖連綿聳立的雪山；湖水清澈，倒映着自由地浮游的天鵝，所謂文明，也是其次了。

## 中國改變藏南地區戰略形勢

古今談

范舉

拉薩到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則的鐵路已通車，印度轉彎，流入印度的轉彎的位置。這是世界水力資源最豐富的地方。如果在這裡興建一個大型水電站工程，發電的能力為長江三峽葛洲壘的兩倍。經過中國西南地區的能源問題，立即得到解決。中國西南部的發展將高速度前進。

一名印度政府官員說：「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過硬的證據表明，中國人已經把流向印度的雅魯藏布江水調向了中國北部，但他們正在雅魯藏布江大拐彎附近的林芝地區進行的，包括這條鐵路在內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讓我們

實在放心不下。」

印度戰略問題專家布拉馬·切拉尼認為，修建拉薩—林芝鐵路是一個重要的新發展，意義重大。因為兩個原因：

(1) 中國已經宣佈了興建的雅魯藏布江大壩的計劃，它比三峽大壩還大兩倍，將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壩；(2) 也因為它會大大地加強中國在藏南東部（阿魯納恰爾）地區迅速調兵遣將的能力。切拉尼補充說，這樣來，中國就有能力快速調動部隊，他啥時候願意，就能啥時候根據印度一頓。

最近，解放軍空軍的「戰備物資」，第一次經由青藏鐵路運往西藏。軍事報日報近日報道說，中國軍隊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空降演習，展示了他們具有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地區，迅速運送部隊的能力。使用高速鐵路運送部隊和武器，大大縮短了用汽車運送的時間，特別是傘兵部隊的進行空降的裝備。

中國來給予印度兩個選擇，一個就是和平合作，一個是跟隨美國包圍中國。前一個方向，印度將會獲得巨大的發展機會，和中國大做生意，也將接待更多的中國遊客。後一個選擇，中國擁有巨大的優勢，如果兩國關係惡化，中國在興建雅魯藏布江大壩的問題上，會更加果斷。

林芝，六年之後，將會成為全國最知名的地區，這裡是兩條鐵路交匯並完成工程的地方，也是吹響了雅魯藏布江大壩向鄰國供電力的地方。印度願意和中國合作，林芝就是火車通往印度、孟加拉、緬甸建立經濟合作區的重要交通樞紐。

據載，建寺之初，西禪寺周圍遍植荔枝，故有千年「怡山啖荔」的風俗流傳至今。據《西禪小記》中載，「最多時有荔枝樹四五百株，其中多名種，核小、肉厚、汁多、香甜異常。」明朝開始，寺僧每年均舉辦荔枝會，邀請地方人士參加，寺裡拿出保存的古今字畫，請人賞析。每年盛夏蟬聲高鳴荔枝紅熟之際，福州文人雅士應邀蒞寺，開園採摘品嚐荔枝。擊鼓擊箋鬥韻，揮毫書畫，堪稱盛事，留下許多軼事與詩詞，成為福州一大傳統民俗文化。記得蔡襄曾經這樣稱讚西禪寺的荔枝：「荔樹風光佔全夏，荷花顏色未留香。」1981年全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首次到訪就留下名句：「百柱堂空觀劫後，千年象教話當時。禪師會得西來意，引向庭前看荔枝。」

由此看來，「怡山啖荔」也是佛緣深厚，富含禪意，只可惜未見做足文章。或許，這也是另一種天機和禪意吧。我相信，西禪寺是個可以悟道的場所。

## 神奇的舞台

雙城記

何冀平

聽說中央戲劇學院教師演出的《櫻桃園》毀譽參半，褒的說非常好，貶的說不好看，為此專程去戲劇學院劇場看了最後一場。《櫻桃園》一直被認為是契訶夫的妻子莫斯科藝術劇院最出色的女演員克里碧爾主演，獲得巨大成功。半後的德國，病重的契訶夫躺在睡榻上，他拒絕吃藥，要求醫生打開一瓶香檳，望著美麗的妻子說：「我好久沒有喝香檳酒了……」他慢慢把酒喝完，身子向側邊倒下去，年僅四十四歲。今年是契訶夫逝世一百一十年，俄羅斯導演彼得羅夫為中國排演此劇，以作紀念。

舞台很簡潔，只有從上到下垂下的一塊輕柔白帛和十二個麻袋，就組成了一座桃園，隨着白帛的轉動，演員們搬動麻袋，完成換景和到舞臺。每次換幕時，白帛上會出現一幅契訶夫的人像黑白照片，將觀眾帶入一百多年前，表達了對作者的敬意，也創造出一種間離效果。劇情早已知曉，演員的表演也未見出新，新一代中國演員演貴族總是不像，本國的都不像，更別說俄國的，也是難為了他們。吸引我看下去的不是這些，而是佈景。我想看到最後一幕，女主

圓》毀譽參半，褒的說非常好，貶的說褐色與深綠，難以在其他畫家的作品裡看到：筆觸的粗括像雕塑的輪廓，勾畫出樹幹的挺立體厚，溫柔而且深刻。問題是您不會說艾美莉卡是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她實情是寫實表現主義者，表達離不開每天耳濡目染的婆娑樹影；西北岸的杉木參天，也是她的終身伴侶。

一個城市如果變化緩慢，可以有相當正面的理由：這個地方的人群十分滿足，它知道它所擁有的是世上最好最純淨的天然資源。卑架山公園一面迎向太平洋，一面臨尼西雅圖連綿聳立的雪山；湖水清澈，倒映着自由地浮游的天鵝，所謂文明，也是其次了。

《櫻桃園》毀譽參半，褒的說非常好，貶的說褐色與深綠，難以在其他畫家的作品裡看到：筆觸的粗括像雕塑的輪廓，勾畫出樹幹的挺立體厚，溫柔而且深刻。問題是您不會說艾美莉卡是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她實情是寫實表現主義者，表達離不開每天耳濡目染的婆娑樹影；西北岸的杉木參天，也是她的終身伴侶。

一個城市如果變化緩慢，可以有相當正面的理由：這個地方的人群十分滿足，它知道它所擁有的是世上最好最純淨的天然資源。卑架山公園一面迎向太平洋，一面臨尼西雅圖連綿聳立的雪山；湖水清澈，倒映着自由地浮游的天鵝，所謂文明，也是其次了。

## 結緣西禪寺

何為禪，佛經上說，禪，梵文「禪那」的略稱，意譯為「靜慮」、「思維修」、「棄惡」等。人生無法，法於自然。擁有一顆寧靜的心，質樸無瑕，回歸本真，這便是禪。一般認為，達摩是中國禪宗始祖，慧可為二祖。到了惠能，憑借：「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偈語而得衣鉢，成為六祖，自此，中國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禪宗。

何為禪寺，又稱叢林、禪院，其實這只是中國禪宗修行道場的說法而已。六祖惠能，傳至懷海，百餘年間禪徒只以道相授，多巖居穴處，或寄住律宗寺院。到了唐貞元、元和間（785—806），禪宗日盛，宗匠常聚徒多人於一處，修禪辦道。江西奉新百丈山懷海以禪眾聚處，尊卑不分，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制，於是折衷大小乘律，創意別立禪居，此即禪寺之始。

西禪寺名列福州五大禪林之一，為全國重點寺廟，位於西郊怡山之麓，工業路西邊南側。古剎大門坊柱上鐫刻一副楹聯：「荔樹四朝傳宋代，鐘聲千古響唐音。」這是由周蓮撰寫的聯句，點明「西禪寺」是唐朝的古寺。據傳，南北朝時煉丹士王霸居此「煉丹成藥，點石為丹」。每逢饑歲，便靠賣藥資金換米救濟窮苦百姓。後來王霸「服藥仙蛻」，人們便在他的故居建寺。隋末廢圯。唐咸通八年重建，定名為「清禪寺」，後改「延壽寺」、「怡山西禪長慶寺」俗稱「西禪寺」。西禪寺佔地7.7公頃，古剎巍峨壯觀，藏有清康熙御筆《藥師經》、清代壁畫等。有詩為證：碑舍利春光裡，古塔玉雕圖畫中。點石神仙憂樂共，煉丹道士苦甘同。松林走獸尋幽夢，荔樹飛禽指碧穹。御筆天香留雅韻，西禪寺院沐

清風。由此看來，西禪寺號稱八閩名刹並列為五

大禪林之一，並非徒有虛名。

西禪寺名揚四海，我雖寡聞，卻也聽說過，但之前去過福州很多次，一直沒有時機去拜訪。近來，因緣際會，在不到半年裡去了兩次。第一次是今年3月份，我在福州學習半個月。有一天，朋友打電話相約一聚，到達我住處後一看時間還早，朋友提議出去轉轉。記得有次來，朋友帶我到號稱福州最有文化的地方三坊七巷去轉，那是我第一次探訪傳說中的三坊七巷。此次，他問我，西禪寺去過沒有？我說沒有。他說那是一個值得去的地方。我們來到西禪寺，一看果然是個好地方，環境古雅，清幽別致，禪院森然，水榭亭台，林蔭間道，一樹一花，一石一鳥，無不訴說着禪語，這種地方確實適合禪修。讓我感意外的是，西禪寺似乎沒有我想像中的熱鬧，香客三三兩兩，足音清晰可辨，但香爐紫氣蒸騰，瀰漫一種神秘與空靈。不過，這倒也讓我悟到了幾分難得。心想，若是禪院熱鬧非凡，則不是禪院了，禪院之禪在於靜，在於悟，在於空。

第二次去西禪寺是最近的事了。那天，去參加一個會，朋友說，過兩天地藏菩薩誕辰之日，你應該到西禪寺去燒個香，此後你將轉運，開始新的人生旅程。我的這個朋友，閱人無數，經驗老到，一般很少看走眼，從「衙門」退下來後是許多民間機構爭着搶要去「壓陣」的人。我和他認識，並很快成為我的「大哥」（說實話，這是第一個從我口中叫出來的「大哥」），既然這樣，「大哥」說話了，我能不去嗎？據說每年農曆七月三十日就是地藏菩薩誕辰之日，我約了個朋友一起去，出發前給大哥打了個電話，想約他一起

去，沒想到，八點三十分，當我們到西禪寺時，他已經在大殿燒香了。於是我們順着林間石砌小道，入山門，步進天王殿，穿廊歷廡，來到大雄寶殿。進去後，遇見大哥和朋友，彼此會心一笑，便不再相擾，各自活動。有緣走到哪都會見到的。在禪院裡，我們還遇上兩位老闘，互相見面時，彼此也都很意外，但我馬上明白了，他們也是大哥約來燒香的。

西禪寺就是個說禪問禪的地方。說白點，所謂禪，真有點像打啞謎。其實，人生就是像打啞謎。人和人之間也像在打啞謎。因為說不清楚的東西太多了，想不到的事也太多了，誰和誰遇見，誰和誰結緣，誰和誰分開，都打啞謎，誰也不知道結局，甚至連見面也像一場意外。但是，緣來緣去，終究是有天意的。也就是說很多事情看似一場意外，其實是必然的。這就是緣。人生苦短，要懂的東西太多，而我們懂的東西真的是太少了。禪是什麼？佛家言，枯枝敗葉也是禪。

西禪寺至今有一千一百多年。一座寺廟能夠承載這麼厚重的歷史灰塵是多麼不容易啊，其間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又豈是短短幾句話就能說明白。據說，怡山是「飛鳳落羊」的一塊福地。怡山就是西禪寺所在地。王霸當年就是在此「煉丹成藥，點石為丹」，爾後得道成仙，或許這本身就是天意。唐朝時，高僧大安和慧棲等曾在這裡修行，宋時文慧、如然等禪師也曾在這裡修行，之後，歷朝歷代都有人承繼香火，正因為如此，西禪寺才會成為八閩名刹，福州五大禪林之一。

西禪寺至今有一千一百多年。一座寺廟能夠承載這麼厚重的歷史灰塵是多麼不容易啊，其間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又豈是短短幾句話就能說明白。據說，怡山是「飛鳳落羊」的一塊福地。怡山就是西禪寺所在地。王霸當年就是在此「煉丹成藥，點石為丹」，爾後得道成仙，或許這本身就是天意。唐朝時，高僧大安和慧棲等曾在這裡修行，宋時文慧、如然等禪師也曾在這裡修行，之後，歷朝歷代都有人承繼香火，正因為如此，西禪寺才會成為八閩名刹，福州五大禪林之一。

西禪寺就是個說禪問禪的地方。說白點，所謂禪，真有點像打啞謎。其實，人生就是像打啞謎。人和人之間也像在打啞謎。因為說不清楚的東西太多了，想不到的事也太多了，誰和誰遇見，誰和誰結緣，誰和誰分開，都打啞謎，誰也不知道結局，甚至連見面也像一場意外。但是，緣來緣去，終究是有天意的。也就是說很多事情看似一場意外，其實是必然的。這就是緣。人生苦短，要懂的東西太多，而我們懂的東西真的是太少了。禪是什麼？佛家言，枯枝敗葉也是禪。

西禪寺就是個說禪問禪的地方。說白點，所謂禪，真有點像打啞謎。其實，人生就是像打啞謎。人和人之間也像在打啞謎。因為說不清楚的東西太多了，想不到的事也太多了，誰和誰遇見，誰和誰結緣，誰和誰分開，都打啞謎，誰也不知道結局，甚至連見面也像一場意外。但是，緣來緣去，終